

城市的活力之源：流动人口 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影响

程 杰

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对于城市而言不仅意味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还影响到整个经济系统。作者以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城市层面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探讨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流动人口对于城市未来劳动力市场发育、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经济效率提升在中长期具有持续积极影响，流动人口既是城市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源，也是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驱动力。城市未来的繁荣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如何认识和对待流动人口。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城市 劳动力市场 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 C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851X (2018) 04 - 0054 - 16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在中国“经济奇迹”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和老龄化进程加速，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当一种要素开始变得稀缺时，它的真实价值会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和关注。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和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呼吁城市要更加包容地对待外来人口（蔡昉，2013；陆铭，2017），一些学者甚至直接评估出流动人口的经济价值高达数万亿元（都阳等，2014）。但现实变化似乎仍滞后于理论预期，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较为缓慢，尤其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态度仍然偏于保守。近些年出现的城市“抢人大战”更多地关注于高端人才竞争，与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关系不大。户籍改革的决心不足较大程度上归因于认识的不充分。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人看到的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研究”（批准号：71642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研究”（批准号：14BJY034）。

【作者简介】程杰（1983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邮政编码：100028。

致谢：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司提供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支持。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文责自负。

拥堵、污染和不安，有些人看到的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激烈的岗位竞争，还有些人看到的是潜在的购房者和消费者，但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远不只于此。

流动人口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全局性、系统性、持久性的影响。从短期视角看，流动人口直接带来城市人口和劳动供给变化；从长期视角看，流动人口还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城市的经济 and 产业结构、资本积累和创新、经济效率和发展方式等。本文以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城市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为观察对象，^①构建一套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数据库，旨在从更广泛的视角观察流动人口对城市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期望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发展和持久繁荣的作用，更加坚定包容性城市的发展之路，更加坚定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

一、从流动人口视角理解城市变迁

城市是人口集聚的结果，大规模人口流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不到700万人扩大到2015年的2.4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不到1%提高到约18%。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流动趋于稳定。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6年略有下降，保持在2.44亿人（见图1）。农村流动劳动力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年全国外出农民工规模达到1.72亿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数量的4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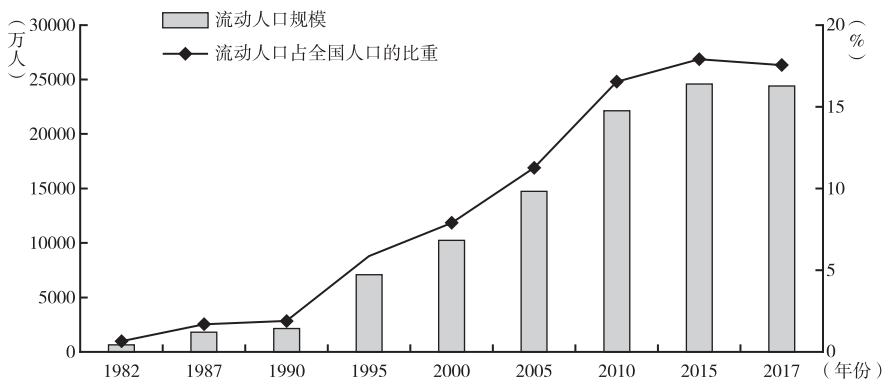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及比重（1982~2017年）

注：流动人口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资料来源：1982~2015年数据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2017年数据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到。

^①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地级及以上城市，以2005年为基期，剔除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流动人口规模不可获得的的城市，构建2005~2015年覆盖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库，有效样本3135个。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大规模流动基本同步,人口流动也成为城市分化的重要推力。人口流动给一些城市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一些城市走向衰弱。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表现出一定的“马太效应”,按市辖区流动人口规模将所有城市五等分,从大到小依次表示为一类城市至五类城市,比较不同级别城市在2005年和2010年的变化情况(见表1)。2005年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的57个一类城市,到2010年仍然有50个保持在一类城市行列,只有7个城市退到二类城市;2005年流动人口规模最小的57个五类城市,到2010年仍然有40个停留在五类城市行列,仅有15个城市跻身四类城市以及2个城市上升到三类城市。总体上,流动人口规模最大和最小的两类城市基本延续之前的路径稳步发展。形成反差的是,中等流动人口规模的三类、四类城市形成激烈的竞争格局,2005年的三类城市中到2010年仅有不到一半(49.1%)保持不变,有17.5%的三类城市上升为二类城市,26.3%的三类城市下降为四类城市,另外有4个城市掉入五类城市;2005年的四类城市到2010年仅有40.4%保持不变,24.6%的四类城市上升为三类城市,22.8%的四类城市降入五类城市。短短五年间,流动人口在城市之间显著地表现出“两端趋势稳定、中间竞争激烈”格局。一个城市今天的流动人口规模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城市未来的人口集聚动力和发展轨迹。

表1 2005~2010年不同流动人口规模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变化

单位:个

2010年 2005年	五类城市	四类城市	三类城市	二类城市	一类城市
五类城市	40(70.2%)	15(26.3%)	2(3.5%)	0(0%)	0(0%)
四类城市	13(22.8%)	23(40.4%)	14(24.6%)	7(12.3%)	0(0%)
三类城市	4(7.0%)	15(26.3%)	28(49.1%)	10(17.5%)	0(0%)
二类城市	0(0.0%)	4(7.0%)	13(22.8%)	33(57.9%)	7(12.3%)
一类城市	0(0.0%)	0(0.0%)	0(0.0%)	7(12.3%)	50(87.7%)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整理。

人口流动持续改变城市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根据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见表2),2005年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一类城市,2011~2016年其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相对其他类型城市更为年轻,其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跨省迁移比例也均高于其他城市。这意味着城市早期流入较多的外来人口,在中长期将持续增强其人口集聚能力,对更年轻、人力资本水平更高、迁移距离更远的人口的吸引力较强。流动人口也关系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见表3)。2011~2016年,2005年一类城市的制造业就业中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27.1%,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城市;相反地,五类城市大多数属于人口净流出城市,流入人口的规模很小,经济和人口集聚程度较弱,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正规经济和就业发展滞后,制造业就业中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仅为

7.6%，个体工商户和自雇就业则分别高达 60.7% 和 46.1%。早期的人口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将持续影响城市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变化，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如果在早期缺乏人口集聚基础，未来其经济和就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可能后劲不足。

表 2 2005 年不同类型城市在 2011 ~ 2016 年的流动人口基本特征

2005 年 \ 2011 ~ 2016 年	平均年龄(岁)	平均教育年限(年)	跨省迁移比例(%)
五类城市	36.40	9.59	38.8
四类城市	35.75	9.78	32.3
三类城市	36.02	9.60	31.8
二类城市	35.93	9.71	38.4
一类城市	34.50	9.81	51.1
总体	35.71	9.69	38.5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整理。

表 3 2005 年不同类型城市在 2011 ~ 2016 年不同行业就业的流动人口比重

2005 年 \ 2011 ~ 2016 年	经商商販	制造业就业	个体工商户	自雇就业
五类城市	37.6%	7.6%	60.7%	46.1%
四类城市	29.3%	11.8%	50.1%	37.7%
三类城市	28.5%	14.7%	50.8%	38.6%
二类城市	24.5%	16.9%	50.0%	32.8%
一类城市	20.5%	27.1%	38.6%	29.3%
总体	28.0%	15.7%	48.9%	36.8%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整理。

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去观察城市经济发展变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及未来城市竞争格局的形成过程，更全面地认识流动人口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取决于劳动、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而要素和产业结构变化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始终。流动人口究竟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传统视角关注于“劳动”要素，即流动人口通过改变城市劳动力市场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实际上流动人口对于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也将产生持续性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外生冲击，也可能是系统的影响。

二、双赢格局：流动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流动人口既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来源，同时也是城市就业岗位的竞争者。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两者之间究竟是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这一基本判断关系到城市管理

者对于流动人口的态度倾向和决策思路,进而影响城市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常见的观点认为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是竞争性的关系,流动人口挤占了本地人口的就业机会,导致本地人口就业困难、失业率提高,尤其影响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动力群体(Borjas et al., 1996; 刘学军、赵耀辉, 2009; 颜品、原新, 2017),这一传统观点在城市居民和管理者中仍然占据主流,也常常成为城市流动人口排斥性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学术领域,更加理性的声音逐渐增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互补关系在经济学逻辑上并不难解释,流动人口扩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规模,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再分工,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总体上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钟笑寒, 2006; 吴鹏森, 2007; Peri and Sparber, 2009)。国外相关研究多关注于国际移民,中国则以国内城乡和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为主,尽管流动方式存在差异,但人口流动背后的经济学含义基本相似。目前关于国内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关系的经验研究并未得到一致性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研究视角受限于短期和局部,数据代表性和可比性也存在问题。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从城市层面观察流动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供给时间以及工资水平等方面观察劳动力市场表现。

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持久的积极影响。中国于2009年开始逐步建立调查失业率体系,只到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才开始正式对外定期公布调查失业率数据。在此之前的城市失业登记管理制度主要面向本地户籍人口,待业人员的统计通常针对具有城镇本地户籍的人口,并未覆盖流动人口,不能全面反映城市就业状况,但据此估算的待业人员比重恰能较好地反映城市本地户籍人口的失业状况,^①为有针对性地观察流动人口对城市本地人口的就业影响提供了条件。根据流动人口比重与待业人员比重之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城市早期流动人口比重越高,未来城市本地人口的待业比重相对越低(见图2)。这意味着未来城市本地人口的失业率将在中长期保持较低水平,流动人口并没有让城市本地人口更难就业,而是通过扩大城市劳动力市场规模,使其更易就业。

进一步以2005~201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和2010年的待业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以2005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重为解释变量,以人口密度、人均GDP、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速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由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早期的流动人口对于未来城市本地人口就业具有显著积极效应。在控制城市层面基本的人口、经济特征情况下,2005年流动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未来城市本地人口待业比重将下降0.05~0.06个百分点;2010年流动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年城市本地人口待业比重将下降0.04个百分点,未来待业人口比重也将下降0.03个百分点。不管是当期还是中长期,流动人口并没有对城市本地人口的就业带来实质性负面冲击,总体上有利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繁荣,有助于降低未来城市本地人口的失业率。

^① 待业人员比重 = 待业人员数量 / (待业人员数量 + 从业人员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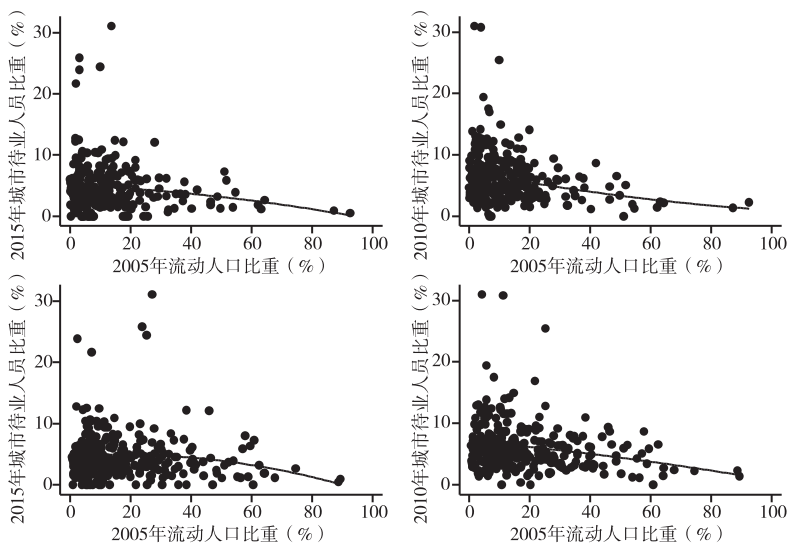


图 2 流动人口比重与待业人员比重的关系

资料来源：流动人口比重根据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待业人口比重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表 4 流动人口对本地人口失业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待业人员比重 (2005 ~ 2015 年)	待业人员比重 (2005 ~ 2010 年)	待业人员比重 (2010 ~ 2015 年)	待业人员比重 (2010 年)
2005 年流动 人口比重	-0.0530 *** (-13.20)	-0.0590 *** (-10.61)		
2010 年流动 人口比重			-0.0293 *** (-4.98)	-0.0427 *** (-2.89)
人口密度对数	0.218 *** (3.29)	0.226 ** (2.45)	0.205 ** (2.15)	0.365 (1.29)
人均 GDP 对数	-0.253 * (-1.91)	-0.248 (-1.45)	-0.500 ** (-2.38)	-0.666 (-1.16)
人口增长率	-0.103 *** (-7.55)	-0.125 *** (-6.29)	-0.0740 *** (-4.56)	-0.0248 (-0.96)
GDP 增速	0.116 *** (3.30)	0.139 *** (3.35)	0.110 * (1.73)	0.397 ** (2.41)
年份	Yes	Yes	Yes	/
固定项	7.173 *** (5.33)	6.969 *** (4.17)	9.585 *** (4.00)	6.380 (1.07)
样本量	3017	1657	1645	280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效应同样反映在劳动力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水平方面。首先,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活跃度具有积极意义,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未来其劳动参与率也将保持较高水平。流动人口本身具有较高的就业参与意愿,根据2016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本地人口高出6个百分点(都阳、贾朋,2018)。流动人口通过增强劳动力市场活跃度和竞争性,促进分工和专业化,也有助于激励本地人口就业参与,流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整体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更高(屈小博、程杰,2017)。其次,流动对于城市本地人口的工作时间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本地人口并不会由于外来人口流入而降低就业机会、减少工作时间,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流动人口在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繁荣的同时,并没有抑制城市本地职工的工资水平。现行统计体系下,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主要反映城市本地职工工资水平,据此可以观察流动人口对于城镇本地人口工资水平影响。以主要反映本地职工非私营部门从业人员工资水平的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征本地职工工资水平,从其与流动人口比重的关系(见图3)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于城市本地职工的工资水平在中长期具有积极作用。流动人口比重越高的城市,未来其本地职工工资水平也更高。国际经验表明,在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移民的流入并没有损害本地人的就业机会和压低市场工资水平(Borjas, 1994)。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劳动力市场相对于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发育更早也更完善,全国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将进一步稳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互利共赢”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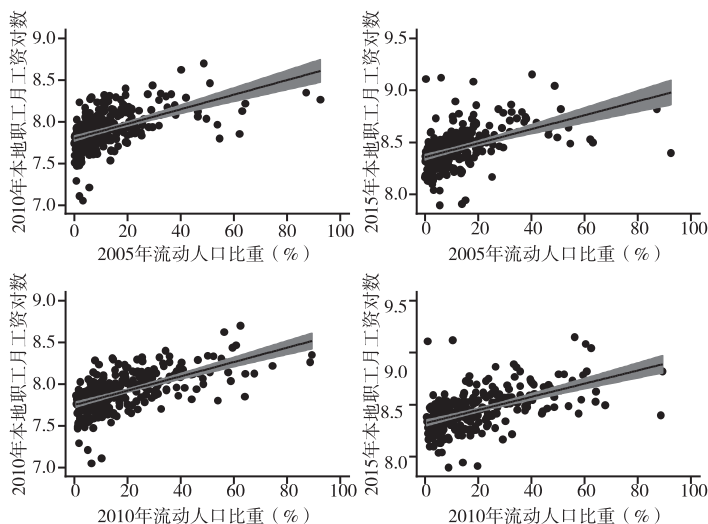


图3 流动人口比重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关系

资料来源:流动人口比重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三、多重效应：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影响

流动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通常被简单理解为“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数量和结构变化，但流动人口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和“效率”都可能受到流动人口的影响。流动人口既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样也将对城市经济和产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总体上看，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就是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农部门，劳动供给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共同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城市层面的数据同样证实流动人口是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2005年及2010年城市流动人口比重与2015年城市实际GDP及人均GDP之间均呈现高度正相关（见图4）。这意味着流动人口比重越高，未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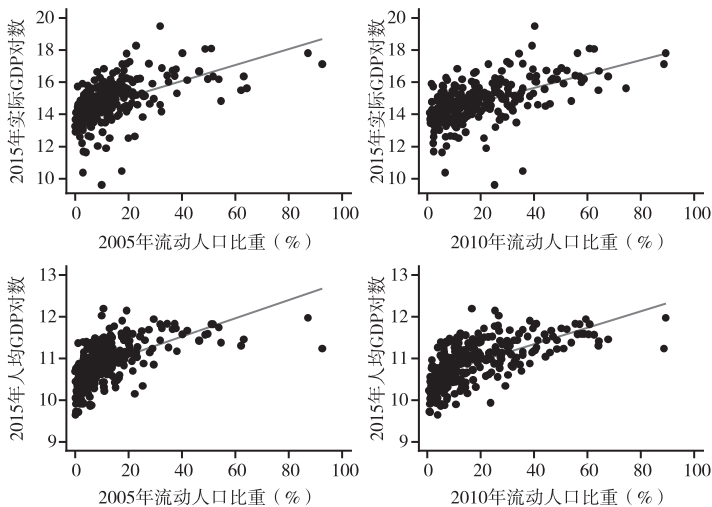


图4 流动人口比例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资料来源：流动人口比重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实际GDP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计算，人均GDP根据人口普查的实际常住人口计算。

劳动力要素完全无障碍地自由流动是一个理想状态，但即便仅是部分消除流动障碍也可以获得十分可观的经济收益。按照相关研究估算，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创造的经济价值能够达到世界GDP的50%~150%（Clemens, 2011）。虽然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但若能够通过改革部分地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也将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按照Moses和Letnes（2004）的估算，30%左右的净迁移率可以创造55%左右的GDP，而10%的净迁移率则对应22%的GDP，即增加1个百分点的迁移率，将创造

约2个百分点的GDP,可见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十分可观。Walmsley和Winters(2005)估算的劳动力迁移弹性相对较小,但仍比较显著,他们认为0.8%~1.6%的净迁移率能够带来0.6%~1.2%的GDP收益。

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结构将产生持久性影响,总体上倾向于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流动人口比重越高的城市,未来第一产业比重越低,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保持下降趋势(见图5)。按照Fujita和Thisse(2003)的解释,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力资本和产业在空间上重新配置,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和溢出效应以及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影响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人口流动改变城市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影响企业投资和经营决策,推动产业结构变化,而产业结构变动与人口流动之间也将相互作用(刘新争,2012;肖智等,2012)。虽然流动人口影响城市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概念,而是一连串的多重效应,其中结构变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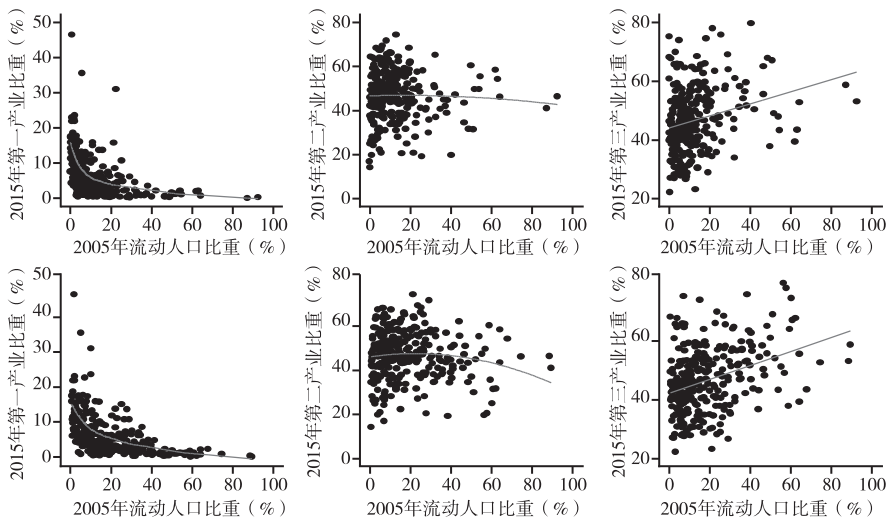


图5 流动人口比重与城市经济结构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直接关联,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就业结构也具有持久影响。以2005~2015年不同行业就业比重为因变量,以2005年流动人口比重为解释变量,以人口密度、人均GDP、人口增长率、GDP增速和GDP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发展,提高制造业就业比重,但长期来看流动人口并不会对城市就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效应,而是有助于提高城市信息技术行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的发展。

表 5 流动人口比重对城市就业结构变动影响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制造业就业比重	信息技术行业 就业比重	金融业就业比重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就业比重
2005 年流动 人口比重	0.209 *** (6.74)	0.0162 *** (6.68)	0.0220 *** (5.12)	0.0108 *** (3.27)
人口密度对数	2.229 *** (6.84)	-0.0872 *** (-2.74)	0.265 *** (5.95)	-0.0879 ** (-2.20)
人均 GDP 对数	6.584 *** (9.42)	-0.0822 (-1.29)	-0.138 (-1.51)	0.244 *** (3.16)
人口增长率	-0.0723 (-1.54)	0.00701 (1.16)	-0.0236 *** (-2.88)	0.0209 *** (4.14)
GDP 增速	-0.172 (-1.22)	0.0129 (0.76)	-0.00766 (-0.35)	-0.0414 *** (-3.04)
2005 年 GDP 对数	1.002 *** (2.77)	-0.185 *** (-3.91)	-0.706 *** (-13.97)	0.339 *** (7.00)
年份	Yes	Yes	Yes	Yes
固定项	-54.83 *** (-9.90)	3.344 *** (5.93)	6.695 *** (7.61)	-1.522 ** (-2.25)
样本量	2985	2929	2982	2672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既可能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也可能来自投资方向和资本积累。以 2005 ~ 2015 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用外资规模、资本存量等投资相关指标为因变量，^① 以 2005 年流动人口比重为解释变量，以人口密度、人均 GDP、人口增长率、GDP 增速等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比重越高的城市，未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大，更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中长期有利于城市资本积累形成。2005 年城市流动人口比重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提高 0.02 个百分点，使用外资规模将提高 0.04 个百分点，资本存量将提高 0.02 个百分点。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流动人口不仅通过劳动供给，还可以通过资本存量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此外，流动人口与城市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和财政支出结构也存在关联。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一方面增强城市财政收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降低社会保障等财政支出负担，总体上有利于财政平衡。

①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以 1990 年为基期对城市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表6 流动人口比重对城市投资影响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 因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数	使用外资规模对数	资本存量对数
2005年流动人口比重	0.0221 *** (16.03)	0.0387 *** (19.60)	0.0229 *** (19.51)
人口密度对数	0.349 *** (18.83)	0.646 *** (19.51)	0.309 *** (22.77)
人均GDP对数	0.782 *** (22.05)	1.170 *** (21.04)	0.751 *** (26.47)
人口增长率	-0.00932 *** (-3.19)	-0.0234 *** (-4.38)	-0.0181 *** (-6.67)
GDP增速	0.0607 *** (6.25)	0.0180 (1.07)	0.0295 *** (3.42)
年份	Yes	Yes	Yes
固定项	2.612 *** (7.87)	-8.301 *** (-14.29)	4.989 *** (17.90)
样本量	2992	2716	2669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四、持久动力：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城市未来的竞争力归根于持久的效率提升。效率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和技术进步，二是资源要素再配置。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入和聚集形成城市，既带来了分工的效率，也产生了思想和技术创新的效率。国际经验也表明，移民的流入不仅使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同时也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显著提升(Lewis, 2005; Peri, 2009)。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两个群体本身就产生分工的效率，由于外来移民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地工人更多地配置于技能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和竞争使迁移成为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Peri (2009)的研究表明，迁移人口增加推动了本地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专业化程度，大约可以解释50%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这个视角来看，流动人口是城市效率提升的持久动力。

从流动人口比重与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比重与城市未来的资本产出比呈负相关关系，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见图6)。^①进一步以城市的资本产出比和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以2010年和2015年的流动人口比重为

① 本文的TFP根据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索罗余值法核算得到。

解释变量，以人口密度、人均 GDP、人口增长率、GDP 增速和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城市流动人口比重对未来 5~10 年资本产出比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将显著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城市技术进步水平，推动城市经济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都阳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近些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转变，资本产出比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越依赖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城市经济效率越低，而劳动力市场越开放的城市经济效率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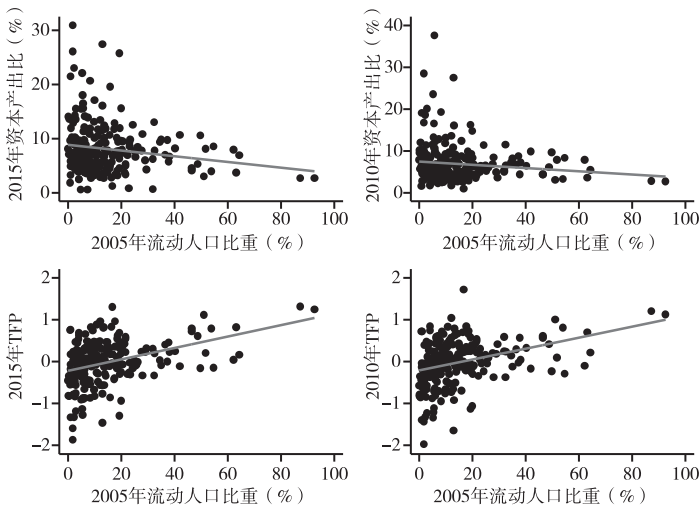


图 6 流动人口比重与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和 2005 年、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表 7 流动人口比重对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资本产出比 (2005~2015 年)	资本产出比 (2010~2015 年)	全要素生产率 (2005~2015 年)	全要素生产率 (2010~2015 年)
2005 年流动 人口比重	-0.0286 *** (-5.58)		0.00828 *** (10.63)	
2010 年流动 人口比重		-0.0399 *** (-5.06)		0.00765 *** (6.95)
人口密度对数	-0.0819 (-1.02)	-0.0637 (-0.56)	0.0533 *** (5.29)	0.0520 *** (3.94)
人均 GDP 对数	-0.398 (-1.61)	0.365 (0.99)	0.171 *** (7.12)	0.141 *** (3.60)

续表

因变量 自变量	资本产出比 (2005~2015年)	资本产出比 (2010~2015年)	全要素生产率 (2005~2015年)	全要素生产率 (2010~2015年)
人口增长率	0.0708 *** (3.42)	0.0610 ** (2.35)	-0.0140 *** (-6.36)	-0.00904 *** (-3.54)
GDP 增速	0.251 *** (5.60)	0.537 *** (6.44)	-0.0252 *** (-5.01)	-0.0641 *** (-7.40)
第二产业 占 GDP 比重	0.0188 ** (2.29)	0.000345 (0.00)	-0.000890 (-1.01)	0.000483 (0.36)
年份	Yes	Yes	Yes	Yes
固定项	5.041 ** (2.26)	-3.277 (-0.94)	-1.657 *** (-7.71)	-1.146 *** (-3.01)
样本量	2570	1389	2543	1375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计算不同流动人口规模城市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五类城市至一类城市依次为 -0.27、-0.17、0.02、0.05 和 0.18，流动人口规模较小的五类城市和四类城市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均为负数，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的一类城市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可见，流动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其经济效率更高。流动人口增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工作经验和文化的差异有助于推动分工与协作，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效率（梁文泉、陆铭，2015）。刘建翠和郑世林（2017）的研究表明，2012 年以来三、四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大幅下降，一、二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复苏迹象。这一变动趋势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流动人口的影响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流动人口既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动力，而从长期来看，增长就是效率。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的经济增长奇迹，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再配置效应。在二元经济时代，由于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很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带来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前 20 年，由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占每年经济增长的 20%~25%（蔡昉、王德文，1999）。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和劳动力市场加快转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机会成本逐步提升，之后的十年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但贡献率仍然达到年均 10%（都阳，2014）。劳动力再配置的效率改进尚有较大空间，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带来近万亿元的 GDP 收益，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成本仅不到 5000 亿元

(屈小博、程杰, 2013; 都阳等, 2014)。即便不考虑外部性, 仅从成本收益视角来看, 户籍改革的收益也非常可观。

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 而且是决定城市未来兴衰的“活力之源”。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影响是全局性、系统性的, 有必要从更全局的视角去理解其价值。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人口和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同时, 对于城市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经济效率提升都具有持续积极影响。从劳动力市场来看, 流动人口有助于提高城市劳动参与率、降低失业率, 同时有助于提高整体工资和福利水平, 其与本地人口在就业和工资福利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经济结构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变来看, 流动人口有助于加快城市的分工和专业化, 同时多元文化、多层次群体交流融合, 不断碰撞出新思想、新方法, 有利于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推动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降低资本产出比,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长期来看有利于城市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从地方政府的绩效来看, 流动人口带来的是更快的经济增长、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更强的财政能力。

流动人口既是城市劳动力供给来源, 也是就业需求创造主体; 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也是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驱动力。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和态度, 决策部门应该站在城市中长期发展全局视角给予客观评价, 树立坚定的改革决心。一定意义上说, 理解了流动人口的价值, 就掌握了打开城市未来繁荣之路的“密码”, 今天对于流动人口的态度就决定了城市未来的兴衰。当前相关领域改革任重道远, 应该加快推进。(1) 在理念上和政策上有必要继续鼓励人口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 更大程度上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和政策, 户籍改革应该放眼未来, 富有战略远见, 终结户籍制度宜早不宜迟。(2) 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公平竞争、自由流动的全国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构建与劳动力市场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以人为本的居住证制度, 放松大城市人口总量调控的刚性约束, 在户籍制度尚未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边际改进。(3) 城市要更加包容和开放, 对于流动人口的投资就是对城市未来的投资, 尤其要更加关注城市的下一代, 加大流动人口公共教育投入, 为城市未来持续发展奠定人力资本基础。(4)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鼓励和支持地方探索和创新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地制度, 允许更大范围、更低交易成本地加快土地产权流转, 从根本上降低和消除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牵绊。(5) 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地加剧城市分化, 人口流出的城市发展动力不足, 小城市和城镇出现萧条迹象是自然规律, 需要关注潜在风险, 强化社会政策兜底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蔡昉 (2013):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 《经济研究》第 3 期, 第 6~8 页。

蔡昉、王德文 (1999):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劳动贡献》, 《经济研究》第 10 期, 第 62~68、78 页。

都阳 (2014):《劳动力市场变化与经济增长新源泉》,《开放导报》第3期,第31~35页。

都阳、蔡昉、屈小博、程杰 (2014):《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经济研究》第8期,第4~13页。

都阳、贾朋 (2018):《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劳动经济研究》第3期,第3~21页。

梁文泉、陆铭 (2015):《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第185~197页。

刘建翠、郑世林 (2017):《中国城市生产率变化和经济增长源泉:2001~2014年》,《城市与环境研究》第3期,第16~36页。

刘新争 (2012):《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经济学家》第2期,第45~50页。

刘学军、赵耀辉 (2009):《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第2期,第693~710页。

陆铭 (2017):《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499~1532页。

屈小博、程杰 (2013):《地区差异、城镇化推进与户籍改革成本的关联度》,《改革》第3期,第37~44页。

屈小博、程杰 (2017):《劳动力供给转变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联度》,《改革》第3期,第110~118页。

吴鹏森 (2007):《向下挤压还是向上提升——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与进城民工就业替代关系的理论分析》,《探索与争鸣》第4期,第34~38页。

肖智、张杰、郑征征 (2012):《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第97~105页。

颜品、原新 (2017):《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财经研究》第1期,第51~62页。

钟笑寒 (2006):《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34~46、206页。

Borjas, G. (1994),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 (4), pp. 1667 - 1717.

Borjas, G. J., R. Freeman and L. Katz (1996), "Searching for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2), pp. 246 - 251.

Clemens, M. (2011),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 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 (3), pp. 83 - 106.

Fujita, M. and J. F. Thisse (2003), "Does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Who Gains and Loses from It?",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54 (2), pp. 121 - 145.

Lewis, E. (2005), "Immigration, Skill Mix, and the Choice of Techniqu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Working Paper* 05 - 08.

Moses, W. and B. Letnes (2004), "The Economic Costs to International Labor Restrictions: Revisiting the Empirical Discussion", *World Development*, 32 (10), pp. 1609 - 1626.

Peri, G. (2009),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507.

Peri, G. and C. Sparber (2009), "Task Specialization, Immigration, and Wag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 (3), pp. 135 – 169.

Walmsley, L. and L. Winters (2005), “Relaxing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Temporary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A Simul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0 (4), pp. 688 – 726.

The Source of City Vitality: The Systematic Effects of Migrants on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ENG Ji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mass population migration. For cities, migration not only brings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but also affects the entire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and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data,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Migrants Population Monitoring data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istics at prefecture city lev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Migration has a long-term and lasting positive impact on cities’ future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igrants are not only the source of cities’ labor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ty in the future depends largely on how to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migrants today.

Key Words: migrants; city; labor market; economic efficiency

责任编辑：庄 立